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7 1953

11
:T5470 /7925

唐學士文集卷十五日錄

文安陳儀甫著

大學口義題辭

唐人五律鈔題辭

唐人七律鈔題辭

漁洋山人絕句鈔題辭

韓歐文選題辭

東坡小品題辭

張霞示藏李勉庵印譜題辭



題送別江冠羣詩後

石濤畫黃研旅詩冊題後

馬文毅公彙草辨疑題後

楊太涵乞養文稿題後

宋文修廬次集題後

五芝樓文稿題後

郭善夫去思碑詩冊題後

題熊滌齋秋江垂釣圖

題李璞庵小照

陸筠巢小照題後

題潘平山小照

題汪野夫小照

題朱奕韓小照

題蔡中山小照

題謝繡峯負米圖後

題秋江月夜舟畫卷後

題駱子曇扇頭

書杜工部小園詩後

陸鴻 卷一 藏本

東坡先生文集 卷一 蘭雪齋

跋曉巢名字詩後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陳學士文集卷十五

文安陳儀甫著 鳳友孫雲校

題辭 跋

大學口義題辭

書固未有句句作解者或起端于此而歸穴于彼或如首
或如頸或如腹或如尻其間踈密駢湊曲直交承皆有自
然之節其血脉貫注筋氣綴屬皆天然理解也故說書家
當如庖丁解牛批窾導竅行于間處又如偃師造假人
線在手而形目手足轉瞬動搖節節皆通故體此為文波

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五 藏本
瀾意度盡具于字裏行間不待別尋支節今訓詁家往往死于句下解一句只是一句分章割節架屋疊床後生輩童而習之遂成性根無惑乎握筆爲文眼皆雲翳手盡荆棘也予自十四五歲時便厭其說稍稍求自疏達時有得解處及累斥于有司無賴授徒自給日與講貫雖坐破寒氈然亦瀾生舌本癸未夏爲諸生說大學因論作文指趣只在說書時順逆穿插之間諸生請錄之遂令兩人各具紙筆分占一章左語則左書之右語則右書之凡兩畢午爾而訖言不暇擇義更無當庶幾不死句下聊免架屋疊

床之陋云爾雖然人心靈炬初無定相舌根慧軸時無停機再爲洗說應有別解此冊詎爲定論哉夫子一人之說屢說則屢變二三子各具心與口又可守此冊爲定論哉變而通之以吾爲緒則庶乎其可也中庸語孟續而出之汝輩不苦耳煩予亦豈辭舌敝

唐人五律鈔題辭

唐賢五言近體若干首中子鳳友所錄漁洋山人十種選
而拔其尤者也偶在手邊閒爲點閱一二篇與會所觸綴
以評語不覺終帙臘底苦剝啄心如沸羹新正苦應酬身
如轉轂然神疲極則思閒愁焚極則反歇或食後茶前燈
殘人寂展卷微吟含毫冥會忽不自知其有得也往館天
津村舍三冬九夏裹足不出門亦彌日無客到心閒眼冷
有想皆靈無愁可障自謂目光若燃犀筆鋒可解牛而性
懶漫不勤輕脫少耐未得一卒業于古人之書自前歲繫

東學七文集 卷十五 蘭雪齋 藏本

迹京輦便成觸網之虫形神都被纏縛視前為兩世人我亦不知我何在矣乃千萬苦中尋片時解脫恍然逢前身夢故處神明未隔悲淚欲零然則此冊之評雖隻字單詞亦自憐自珍不必於作者有當也然作者之意余竊有所窺取景卽離之間言情含吐之際自追所見不索解人言外有言意中有意不盡此四十字中然旣欲以四十字寫其無窮之言與意則一字作無數字用作無數字用而不能不限於一字則此一字必非今人心頭口頭之字之用矣後世作者一字作一字用於是不詰而明不敲而穩而唐賢之詩始亡矣鳳兒誦是詩試解以汝輩孺穉意卽無不了了若求解於經師夙儒則終身無解也然渠之意以爲本無不解也

東學七文集 卷十五 蘭雪齋

唐人七律鈔題辭

如今日也信快四十八年之非

已亥七月有八日余歲滿五十大人年已八十母又過三
 親在子不宜稱老又值匱乏不能治具留客且兩大人
 日勞費親知已多矣不敢復相煩適兩弟及兒子輩就試
 昌平遂託言省之雖二三同志亦謝而弗見也兀坐一室
 意興無所寄殊憤憤信手檢積帙得唐人詩七言律一卷
 不記何時所選已點識數首如月遇碧窓今夜酒雨昏紅
 壁去年書看處便須終日住筭來寧得此身閒等句悄然
 有觸不覺百端俱集乃知我心欲言者或畢生道不出盡

在其人筆下栩栩而活踴躍而動也乃泚筆點閱口吟目賞情思與之俱變倏悲忽喜或綽然以餘或愕然以驚或數以促或淡以哀或嗒然以解家人呼之飯仍不欲置卷不半日而竟業猶嫌其盡之速而口津津如食之未屬厭也因思人生苟日日如此古人書何憂不盡讀耶吾輩幸前有古人其所作窮極妙詣代我道其所不能言夫言之難如捉風逐景其人不知如何刻心鏤神而後得之我乃坐而獲焉百城之富未足爲喻然而人生鹿鹿庚捐月日求享此樂百不獲一如我今日所謂知四十九年之非者

矣卽以自壽願天公佑我身閒但得一旬中得有此數日若到七十已是一半神仙不須十年令僕也漫題簡端畱以爲識時案上玉簪數枝清香淪骨琴友侍側方注水餅中卽以相付

漁洋山人絕句鈔

茶有別味花有別馨詩有別腸于人定復不怠而滌煩破
寂淪靈雪神世上自少渠不得也漁洋山人詩風味殊絕
上口如江瑤柱不可以飽而齒根舌本咀嚙不盡又如橄
欖回甘清芬自得欲舉似人了無可說其小詩尤工神韻
在音指之外世人徒賞其取材效其選字自矜典潔玩弄
形影以爲舉體皆似不知嗅西施之珥差可療惡疾耳泉
明蓄無絃琴一張終日撫弄東坡燈下自顧頰影使人就
壁摹之不施眉目見者皆大笑知其爲坡也山人小詩之

仍漫加評註第輩試覆之此文中清涼界也

藏

本

東坡小品題辭

古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文人即天人也天人以妙圓
明心吐蓮華舌搦五彩筆吐納揮灑演為無上聖諦如畫
風摹空如鏤冰渲雪一字不從人間來也者前有南華老
人後有東坡居士而已雖然此二天人者非言人之所不
能言乃言人之所不屑言者也寄興發端每在瑣屑渺末
之際眼光落此娓娓言之已成無上聖諦如畫風摹空如
鏤冰渲雪一字不從人間來實何嘗一字從天上來耶人
人眼底人人人口端盡有聖諦彼傭不知棄而真之以供二

天人用可矇也乃知天上卽在人間後生輩爲文不作文
字觀不自知爲作文便已脫桎破械如解倒懸矣予於南
華另有選冊坡老集中拈此數首益矜珮矜莊不見美人
之天法超忽游戲乃呈逸女之本形予所爲舍彼取此也
第輩誦之不須求下注脚注脚多具孺子婦人口中識字
能文者不可與解也謂予不信請質之斯文

張霞示藏李勉庵印譜題辭

霞示古羊舊族也雖藏于市而好尙出于流俗以所珍勉
庵印譜索予題夫長安集苑之家所寶自有在矣而乃倦
倦於此且不丐題于冠紳而問之于予予何敢辭惟霞示
之意豈不以名流貴人衆所競趨而墟頭揮扇肆壁籠紗
不若草野中筆墨人所共棄者乃有別趣乎厭芻豢而取
露葵足以知其胸之所蘊矣予先世古羊人或鄉土之合
使之然也

題送別江冠羣詩後

同學江子冠羣有越中行前二日置酒招近局集于寓齋
叙別宋岸圃金繪白符幼魯張隆雲宸樞程翼山夔侶難
弟佩水各卽席爲詩以贈其行俱有餘情于言意之外冠
羣自作一首畱別同人語若自悲而出之詼諧蓋是行也
非歸非游非饑驅而不獲已其憤深而鑒切幾明而寄遠
有不可以莊語人者惟予深知之士必有以治生而後出
處進退乃可綽然自得耕釣屠沽以及傭書入幕皆自食
其力其爲伐檀之義一也受自吾分不爲苟取可以資生

吾何擇焉曩子教讀天津館穀足以供食口雖羈客十年而形神日王既舉進士官京師不三載而貌已悴志慮漸耗忽忽十餘年來日月不知從何去頭須爲白典衣晨炊乞米晚飯平生意氣銷鑠盡矣尙安能修職業効尺寸于當世耶坐糜廩祿欲謝去則無所于歸長安士大夫如予者亦多矣此冠羣之所狎見而深悲也人生束髮受書求一第往往不可得幸而得之又幸而居詞館不可謂之不過徒以治生無術窮愁困悴進退遂無一可然則苟可以食其力而治其生者義當就之何啻返于一第而自令至是生理既具退而隱可以樂志出而仕可以厲節夫無待于世者真能用世者也予悔當年不爲冠羣又烏知冠羣之不感于予而決是行哉問途于已經諸君子他日是予言然後知冠羣之早見也唯岸圃孤雲無依老鶴鳴歸迹本不同而情彌愴矣

本不同而詩則同矣

言於此以彼學之可見其出於心而不可及也
之不遠千里而大異於彼則金于日必得其
于其者其所以與世者必不為其所動也
安土重遷其思而為之也樂於出而甘可以與
大無於

石濤畫黃研旅詩冊題後

清淞老人為研旅黃君畫詩三十二幅觀之盪
曾駭神破耳目之格絕筆墨之蹤恢詭譎怪而
研旅之詩于是乎傳聲寫照纖毫畢現按圖
而誦之則濤江激齒潮海答響竦身危峰之上
真心絕壁之下天風吹窅思而欲絕空翠泣
幽神而欲滴其殆以我為伯牙引而置之海
水汨沒山林窅冥中乎先生將移我情矣人
生曾中各有邱壑桃花源柴桑之三逕也
浣花溪杜陵之一枝也輞川莊維摩之初
地也然在此冊中不過占樹一叢分石數
斲剪水半絲而

已吾將以天地爲鑪造化爲冶研旅清淞之手與口爲範
聚宇內山川神奇靈曠幽險絕特之氣踊躍奮迅而出乎
詩畫之間此其曾中邱壑視昔人爲何如也或曰研旅卽
景爲詩淞公卽詩爲畫皆其身到目遇而非以意造之然
予以爲山水之觀無窮而人各領其趣之所近今使右丞
爲研旅之遊而爲詩紀之並圖其迹其所到所遇與今同
也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研旅爲吾溧陽師老友氣不可一
世嘗以千里赴一言之期類古俠者所爲而氣韻沉嘿無
以測其所嚮于其詩可以想其人矣聞淞公蹤跡尤奇惜
其沒不能一見掩卷恍然然于此益知世間名籍之外固
多偉人也

生利害櫻之于外悲憤憂思感之于內尚何能心摹指畫作此不急之務若從容暇豫時哉今觀其書凡十二卷集晉漢以來法帖依梅氏字彙一一鈎勒之一字而諸家之草具一草而纖毫之異別其精工研辨雖明窓淨几之間意恬手閒之頃亦未易辨况如人所處之時與地哉苟非心外其身身外其境以造次爲從容以顛沛爲暇豫死生利害莫能櫻悲憤憂思莫能感其何以至此此所謂中心安仁者非耶孟子曰仁者人也耳目手足焦腑肌骸具而名人如果之核如穀之莖核與莖之中有物曰仁仁之在人猶是也故仁其心者遺身心其仁者遺境苦樂順逆不得而參焉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夫身旣亡矣仁將安附以此知仁不與身亡仁不與身亡以此知仁不與身存也仁不與身存亡則安有順逆苦樂乎哉吾故曰文毅公可謂仁者也

楊太涵乞養文稿題後

古之養者吾聞之矣聞以子養不聞以仕養也今之養者
吾聞之矣聞以仕養不聞以子養也仕與養不可得兼則
何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舍仕而取養也今之人有行之
者舍養而取仕也普安刺史太涵楊公居今之世行古之
道其自江南居巢令移刺黔之普安太夫人年八十餘以
路險遂不能俱公卽請於上官不欲行不獲請而後就道
既至又請于撫軍不可而後視事繼又請至六七而後得
報乃予告以歸今讀其文言質而情殫詞遜而意堅蓋人

可終身無官而不可一日無母三復誦之未嘗不感慨流涕也今之人違親游宦遠則萬里動輒數年彼亦知其親之思之耶藉顯揚之虛名虧依膝之真愛假匪躬之大義薄烏哺之至情內可解于父母而慰之以浮榮外可說于朋友而折之以臣節然獨不思爲之親者天屬綴心如結不解當其攬衣晨興挑燈夜坐外顧惟影內顧惟形徒有僕婢之奉寔無骨肉之親拊膺傷心伏枕隕泪雖身被翟紱席盈膏梁復何益乎熒熒之悲繾綣之思哉至若衰疾交攻隱憂並日則又有不忍言者矣嗚呼此楊公之行

所以不可及也且夫今之人亦有類楊公之所爲者矣入吏部檢仕籍乞養者何可勝數而求其故或不悅于上官者也或不任夫繁劇者也否則民不安其政而謗騰者也不則其有註誤而懼不免者也藉以解日前之紛而預以開後仕之路此勢出于不得已耳若其得已則其親仍不得有其子也楊君之爲普安其撫軍則宛平王公與有疇昔之知見公至大喜方將大用公甫蒞任卽以之攝安順太守事則公固已獲乎上矣普安政簡而民樂公之仁案牘不盈而公才足以游亦則又非繁且劇民訛而懼不免

也使公稍留二三載以王公之知公公之能於理顯擢要
 任豈顧問哉而公終不以彼易此則甚矣公之行爲不
 可及也子將以公之行爲人子勸而以自勉焉故書其後
 如此

宋文修廬次集題後

一宋之毀吾聞之矣愛之者不勝憂稱之者不勝嘆也今
 觀文修廬次之詩有不暇憂以嘆者甫展卷而悽然之色
 若接吾目愾然之聲若入吾耳惇然之神若觸吾心不能
 卒讀輒掩卷而起已取而讀之又復然至于再四而未已
 也然後既嗚呼詩之感人一至是乎抑情之至者其感發
 在語言聲響之外作者與讀者俱不知其然而然乎然則
 向之憂且嘆者見孝子之貌而吾於是詩見孝子之心也
 夫忠孝異名而同寔也余生平不能讀離騷每一讀之則

煩冤侘傺者竟日然恨黨人之媮樂懟靈修之數化慷慨不平之氣勃然而生固已散其爵抱激爲變徵矣未若蓼莪一篇陟帖數語令人誦之竟銷繹之氣盡也夫孝子自寫其心而嘉慶者與愛日之思罹憂者懷風木之痛然則孝之感人固甚于忠哉請以質之文修其以予言爲然否也

五芝樓文稿題後

右文一卷計如干首姑丈紀劇亭先生自訂所爲舉業之文而藏之家者也憶予童少時日夕省姑母與表弟寅東戲各矜誦習角所多爲勝汨汨如瀉餅水姑丈聞而憐之贈以昌谷詩二冊當是時家門方鼎盛常於筆花軒蒔菊百種花時招近局觴詠彌旬姑丈才思敏絕鉢響輒就往往屈其座人一時流輩莫不斂手相讓予旣稍長知爲文王霞村先生戲社南樓名雋畢集予遂遂占末席諸老宿心輕之姑丈獨以奇俊見賞每曰此子咄咄爲來逼人凡

所爲文嘗與商權忘年與分務盡人懷其虛衷雅量如此
庚午闈中以元擬復失之然喜子之獲售不槩於中爲文
益刻厲曰失得偶耳意中人得之詎庸非吾得耶一日呼
予過五芝樓案上積卷帙尺餘皆平日所讀文率手鈔者
謂予曰吾病文思之綺而不清毋乃多爲累乎取火悉焚
之烟漲天于是真心孤詣窮文境之變當其興酣播筆疊
疊千言如高山出泉風雨雜至若乃含毫邈然神遊象表
筌蹄兩忘手心俱化一語不從人間來也有時鬱勃淋漓
霞蒸雲矗忽而歛息屏氣如蒲團夜寂鑪氣欲殘希乎微

乎鬼神不得參其解也自是知者愈希向之歛手者羣非
笑之而家亦益落不自存授徒四方又以方柄多齟齬而
襟度超然不以屑意獨以文自娛所作益多歲乙酉受知
于高芸軒先生魁其經累上春官不第予之齒少姑丈二
十年其窮窘同其久阨名場同其躄奇嗜古不顧世人之
非笑同予猶九尅而倖一遇而姑丈猶含其璞也年且七
十矣豈遇合之夙暮果有司之者歟抑孤情絕賞自古爲
難不遇其常而遇者其偶也一日裒文稿手以示予曰予
之爲此其勤且苦子所知也序吾文者莫如子予受獎誨

垂三十年其敢以鄙言為弁然自童少所記迄于今情事
歷歷未嘗一日忘輒畧述之以志予與姑丈情好之篤有
出于懿親肺附之外者又于今昔盛衰之際不能無慨然
也夫同于餘人故而幹一既而欲文辭合其類也乎且
于高若博古主理其繁累上卷百不復于之固少故文
辭受歐然不以風意辭以文自勉以資參贊之實
矣文而求其益益不自然於其間矣夫以文而求其
下及願不勝其然也自其於其間矣夫以文而求其

郭善夫去思碑詩冊題後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輒見思兩言耳循良之治悠然可想
至峴首羊碑過人墮淚去後之思不煩辭說千載下但覺
風流未遠也後世勦襲轉成弊俗乃至無地無官不貽災
珉石紛然林立郭外令見者厭唾不忍視遂使古人佳話
妙跡塵穢都盡今延人所立郭使君碑獨能令過客詞人
唵覽低徊慨然成詠抑獨何歟豈途次風謠感心觸耳碑
間幼婦之辭皆斑斑淚沁耶若然則過而覽者莫不為之
躊躇而悽愴宜乎使君舊治重來感民情之厚次韻留題

而裴回欲涕也舍人回轡見壁上之作又從而和之古驛
 荒途寒山片石遂爾騰韵流徽頓留勝蹟都人士聞而和
 者日多哀然盈帙予索而觀之竊謂得此可為叔子解穢
 洗出峴山真面目矣即以之題於冊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題熊滌齋秋江垂釣圖

有扁舟而釣于江上者烟波渺然其面目不可狎而識也
 其形神閒而遠彷彿成連海上之意噫此何人哉有漁父
 過而識之語人曰此夫少喜名俠所謂不侵為然諾者也
 早踐亨途粹蒙大難其事友人實尸之歸自天津而後以
 聞則禍機已構矣友人懼慨然曰忌我者唯余是求即言
 之不足贖其意徒兩陷何為吾終不言竟抵罪卒無所言
 已而友人與所親閒語及之人始聞之此人情之所難也
 厥後曾為朱邸客又嘗客于將軍積雪之家人皆以為遇

乃醴酒方殷而冥鴻逝矣藥言不入則褰裳去之人皆不知所謂泊戀棧者悔禍于噬臍濟水者淪胥于及溺然後歎其知之早見之決守之定利勢不足累其心私恩不足縻其跡超乎其不可及也而謂其覲餘榮于故相之遺疏以圖僥倖有是理哉是以君子之論人也貴畧迹而求情可因此而識彼伊尹負鼎百里飯牛雖功名顯鑠而談者猶以爲口實自子輿氏辭而闕之而世俗之疑乃破夫以古之聖賢尙猶遭此何論餘人乎世好以牛鼎信人而不復衡其本末宜夫人之屏迹逃名持竿長往而不顧也其人聞之泛然而不應曰彼所言皆故我也今者吾喪我于是扣舷而歌曰江水湛兮悠悠見往者之不返兮知來之不畱吾旣與之偕逝兮夫於世乎焉求又何患乎大力兮負山壑之藏舟

藏本

題李璞庵小照

李子璞庵以其小照介孫君又璘屬予題纔展卷眉目髯
 頰望而知為璞庵也予識璞庵以去年四月亦又璘言其
 行義修潔故心儀之今覽卷中題贈多以陶彭澤相方豈
 以其嘗為令移病歸來遂附之五柳門庭歟然吾聞璞庵
 之起也以孝廉方正 詔赴 闕廷 聖天子賜見
 便殿時同舉者十四人 而上親擢為令者二人耳璞
 庵其一也餘皆授學博然則璞庵受 恩特達固不與
 靖節等分符龍城士民安其教令去之日祖送塞途璞庵

亦賦詩與別情懷悽惻一時上官慰留不獲莫不嗟而惜之詎有鄉里小兒作督郵面目相逼耶今璞庵顏沃丹鬚眉奕奕卷中人故無恙也而安于隴畝衣食無再出之意予竊疑而不得其故又璘曰璞庵退慎人也家本無贏嘗授生徒自給而嗇身力用積有中人之產初被州里察舉苦辭不能免既召見授官每惕惕不遑寢食曰臣無狀何以報稱孤恩尸祿生有餘愧矣若有重憂于其心而重負于其身者故不能不病病不能不去官至蕭人之安于令上官之信于令璞庵不以自安而自信也予嘗

徵其說則曰令之職匪直以筐篋刀筆應大府之徵發期會而已吾民果有以自食耶吾地之利果足以食人耶何以俾其不逐奸利而食不乏也民心何以猥薄廉愧何以不復父兄骨肉何以不相叔恤富貧何以相役強弱何以相凌吏胥何以力勢過官府人倫乖紕何以仍齒衣冠狗鼠偷竊何以重煩案牘官是縣者以知為名吾知蕭吾不知蕭也多矣而第曰蕭人安我上官信我遠訑然曰蕭之事子既已知之矣因以苟冒其祿而猶幸其速化焉仰惟聖天子勤求民隱慎擇司牧之盛心豈端使然哉一

念及此怒然懷疚就閒釋負而後患始去予聞而躓之璞
庵之病也今人之所不病也而祿日以崇而貌日以充而
形日以倨而氣日以矜然其神者不與也苟圖之以示其
生平之舊將不識其誰何若璞庵以病去官其病病者未
嘗病未嘗病者神也圖其神則無不識者璞庵自視得其
故我吾輩視之如對故人也又璘曰善卽次其語而爲之

序

陸筠巢小照題後

世之人往往令人圖其面比櫛鬚頰較量着睫唯恐其不
肖也然而顧陸復生窮思殫技卒不能肖蓋世人有種種
面與接爲變或熱也如日或殺也如秋或悽然若啼或猶
然若笑或訑訑而似拒或欣欣而似迎機發操于勢力態
色幻於俄頃今乃使之具衣冠而坐着目口耳各復其故
而從旁執筆摹之縱復極肖見者不識見者見其變面未
嘗見其常面也吳門陸筠巢予與之游五年矣始終作如
是觀筠巢之客于津十年矣與之游者如予什伯而未已

亦始終作如是觀且夫十年之中所接達官富人與夫四方之游士墟市之孤寒方外之幽逸狹斜之年少華堂舞席詩場酒社禪榻道院氣而矜者綺而市者禮而俗者俳而謔者寂而枯者百方陳乎前而筠巢總以此面對之不沾沾而喜不倖倖而怒苟非心超乎形勢而志齊乎得喪何不改乎此度也年六十友人命工者圖其面面甚肖見者無不識之各爲詩題其後積成卷軸予不能詩駢記數語于末見筠巢生平無兩面後之人覩筠巢之面者可以知其所養矣

題潘平山小照

先生人莫能名其質也特以其形目之故儒者見之謂之俠俠者見之謂之儒隱者相遇于方之內而游乎方之外少時有友當遣戍亡命父子相扶挈而來求舍先生與之田廬而匿之久之爲怨家所發幾獲罪然卒振之俾安行達戍所先生好客客至呼酒飲極歡盤榻屢進竟夕或值匱乏則夫人及諸子典衣供之先生不問也喜餽遺于貧交故平生無長物而意氣豁然不以有無措意張他山者畸人也披髮跣足行歌于市嘗赤體卧雪中或鑿冰而

浴兼旬絕粒人與之食食兼數人性嗜酒呼酒爲風醉則
作長短歌贈人語不可曉然往往奇中金撫軍好道家言
求見之輒避匿獨暱就先生先生亦狎之每與談經世大
畧古今豪傑所以成敗奮髯抵掌辭氣激揚感慨他山則
引滿浮白酣然相對所贈先生及諸子歌辭甚多先生于
四人長南垞氣骨雄俊如太阿出匣光霍霍逼人次大川
抗直無枝葉而性一往獨至次南溪落落無近情人不得
而親踈之南垞與予同年交最善大川南溪予皆弟畜之
獨未見其季耳夫蛟龍所生必深山重淵然後能蘊其奇
怪而神其變化三子豪俊若此則先生爲人更何如哉十
茲圖觀先生之貌參以平日所聞于南垞者可以想其髣
髴然終莫能名之先生號平山黔之清鎮人也

題汪野夫小照

六百丈皖江一曲也有一老人獨棹小舟嘗以雪中垂釣
古柳下其人癯而頽然顴頰間具有邱壑日深碧爛爛射
人往來估帆或窮途客昏暮抵此甚寒天風驚濤忽起往
往依之以泊老人與之茗飲偶言前途夷險語多出其人
意外初不信之然輒應南北之人咸共傳說于是過六百
丈者無不繫舟古柳下冀聞老人之一言多不遇無意則
又見之已乃憶跡不復見人皆疑而怪之或以爲仙好事
者圖其槩而傳焉有識之者笑曰此桐城汪野夫臯也問

途者自神所遇多與之爭旁人疑信半既而野夫游京師
居然柳下老人也轉相詫語造而問途者踵至野夫曰余
將復入畫中隨忽不復見

意似不言之然神惠南非之人如共計於下長與六百
古於之以前於人與之者增則言而後更劍語多出其人
人於來於神如夢容者暮亦甚寒天風獵獵高必或於
古於下其人夢而取於夢故問其有和望月於夢則
六百文則此一曲也此一於人夢於小於夢以畫中無
眼於理夫小眼

題朱奕韓小照

此朱子奕韓小照也方今上嗣位之初奕韓條奏時

事幾萬言詣通政司上之通政使大駭拒不受奕韓侃侃

言聖天子新政明作欲周知四方利病言路當大闢

矣公等尚泄泄耶某草莽臣何所冀誠願効其一得為士

大夫先如候虫應時而鳴耳公司喉舌乃欲率天下默公

獲罪不久矣遂拂袖去當是時人皆笑其狂生已而詔

在庭諸臣雖無言責者各以所見奏聞其可者立見施

行于是國計民生幾無遺策人又以服奕韓之先見也予

識奕韓于圖園先生真州署中温温恂恂隨諸賓友後載
筆記籍而已初不可否事及圖園入都部督交訖勢益岌
岌矣而計畫條答皆出奕韓機敏從容常若無事圖園乃
嘆知朱君晚也於是奕韓名大著諸大夫皆欲一幕中
邀以重綰奕韓笑曰我爲張公來不終不爲公謝之
不令圖園知然予固知之久矣圖園事無不言召
見便殿嘉慰備至賜第資金以旌其廉摺其流廬以休其
病而圖園以年滿七十致仕去人皆高其節然亦奕韓贊
決之也圖園未行前託奕韓赴許州佐王刺史灼二受代

許爲入黔道所經王刺史留奕韓住俟張公來取別奕韓
不可趨駕北來遇圖園邯鄲道上話一日乃別去其爲人
有終始不苟去就如此今將歸江南來別余出小照相示
索題有同年生潘元亮蔣惟玉句在焉予不能詩聊次奕
韓才識節槩書之于卷俾覽斯圖者知水邊樹下科頭跣
足人其平生大畧如是也

其人其平主大畧收其也

碑大編前樂書之二十卷對觀其圖亦於本卷中其數
深觀其同中其畧云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
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其畧

題蔡中山小照

以此貌中山可謂得其似矣曾是以為中山乎雖顧陸為
之亦似焉耳矣其挺然而不回介然其不可移者非筆墨
之所可傳也然善畫者每寄意于所貌之外峩峩長松稜
稜孤石而以中山位置蔭坐其間吾烏知畫者之意之不
以松石之挺然介然者傳其不可傳者耶貌得其似合吾
說而觀之可以得其全形神宛在雖謂畫者為顧陸可也

...而購之可以得其全...
...以然不之珠然介然若斯其不可...
...外此亦而以中山前...
...之可也斯以然善...
...之亦少焉其矣其珠然而不回介然其不可...
...以此然中山...
...錄蔡中山小照

題謝繡峰負米圖後

右圖一卷繡峰自寫其奉母避亂石城負販往來弛擔中
路之狀也倚巉崖蔭古木敝衣見肘草履踵決童顛蒼顏
厥容宛肖然以年計之繡峰是時纔一七八耳而圖中人
則居然今之老畫師何也繡峰之父不逮負米之養每悵
然心悲顧猶得奉兩母歡雖勞苦倦極訢訢有以自樂也
母沒之後慕之老而不衰回首涕淚求如石城時負販供
甘旨邈難追矣故圖以志愴而當時面目既不復記憶乃
圖今狀亦足見其形雖衰而心尚孺精神未嘗一日不在

其母之左右也此蓼莪之痛南陔之義也繡峰旣壯遇異人授傳神之技以筆墨遊士大夫間其爲人真率恬泊士大夫皆愛重之家以小康母之奉養備且得善地葬其懸棺十有一世來京師預校理纂修館受品服以歸繡峰之先至其父四世俱以明經爲廣文家饒財甲於一邑耿逆之亂籍富人充餉家破父憂憤卒乃身奉兩母逃去間行攀緣山谷間遇絕險兩母悸眩不能前繡峰負以過蛇行猿蹕瀕危而脫者數矣同行之人皆曰謝孝子云其童少時便能作畫意與境會卽寫以自娛竹樹水石尤工在石城嘗畫數紙持入市終日無顧者不得已乃隨人負販奔走數百里饑渴寒暑諸苦備矣然卒賴畫以康其家以養生送死庸詎知負擔之苦非天之所以試孝子而堅其志歟覽斯圖者烏哺之情可以油然而興矣繡峰名衮闔之連城人也

題秋江月夜舟畫卷後

嘗誦詩蒹葭三章蒼涼綿緲恍然身坐江天煙靄中荻葉
鳴風秋容染水不知所懷何人第覺一往情深我淚爲之
泫泫下也欲得工畫者圖之爲千古懷人寫照然境過清
秋旣晚况恨增欷迢遙焉泊蘆中人豈非窮士乎辛丑九
月客真州圖園兄出畫卷見示題曰秋江月夜舟自爲歌
行賦其事復綴以近體三首結念燕雲關心蜀道溯洄宛
在雖以予之不肖一時頓生羽翼來自楓林共茲江月矣
反覆循覽能無慨然諦觀其圖方不逾尺而江山遼落居

然有萬里之勢夫畫家寫秋易而寫新秋難寫夜秋尤難
蓋搖落可貌以蕭疎而清明猶未離乎蒙密也今則意取
微茫態兼濃淡波光增明林葉生影帆懸風正舟靜人閒
居然遺世獨立望者以為登仙非復石瀨飛龍弔靈均之
蕭瑟者矣再咏公之詩如列子御風安期渡海迴視九點
烟中尙不忘其塵侶臨風悅兮浩歌君誰須兮雲之際也
僕本恨人結習月愛逢秋傷別尤難為懷自茲放舟而南
葭蒼露白江月窺人阻長之感畫中人併結為秋夢矣

題駱子曇扇頭

駱子滌人少有雋才性洒然離俗所著書等身為詩絕警
敏南北士大夫多知之者然頭鬚且白方屑屑為人記室
四月至此叙數年契濶不以遇之不偶戚其心獨欣然述
所得新知某地某最賢某地某也才出其贈答之什以矜
于人如米襄陽誇石者大抵皆江淮間幽閒客無一達官
貴人然駱子平生所見許達且貴者不少不過得其一言
之譽卽激昂感慨誦之不衰此外不知有求其推挽及干
澤事故卒不得志可以覘其所養矣今又逐人行旆將出

藏本

都來告別余既歎時輩鮮此人而又恨前期之未易卜也
率題數語為贈

貴人然銀子平... 其人必米... 世野... 四月至... 海... 子... 賦...

書杜工部小園詩後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秋庭
風落果灤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此杜老小
園詩也首二句言本非我有水原巫峽家自楚人說得地
非天南真如風馬病中需藥偶托行踪春日逢花忽發高
興誰知一為已有遂爾頓被所牽風雨關心歲時縈抱可
悟人生婚宦大抵如斯一線相干百端纏縛若返所由來
思其本自豈不真成可笑耶省緣減業雖妻子田宅可以
例視矣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蘭雪齋

思其本自豈不真如可美即皆然其類也予固字所以
野人主欲言大恐收洪一勝味干百似無務若交河由來
興猶映一為子百必爾爾如似空風雨則心須知榮休而
非天南真吹風濕涼中需樂附其行流者月夜亦必會
同信也言一合言本非亦會水思至如亦自教人請將如
風吹果實其雨寒心問前會矣事味言自於亦以於
由來至如木本自教人來各所謂因來亦於於於於於
自木上帶卜則信也

跋曉巢名字詩後

予別東溟老人四年矣時時夢至老夫村浮白劇談如平
日今晤曉巢矯矯如雲中鶴雖在人耳目前終非近玩因
歎仲容之于步兵趣舍雖殊風味則一固宜並在竹林之
列東溟詩予為之叙曉巢意以為可乃以名字詩一帙見
示風格大類昌黎而譎誕窅幻則蒙莊之汪洋自恣也婉
約幽沉則左徒之托物比類也東溟善為謠其至者似易
林下亦不減子夜讀曲諸篇所謂寓言十九者近之曉巢
名字釋以離騷正則靈均美人香草豈異伊人固是一鳳

耳善相馬者畧其毛骨取其神駿若恤若失若滅若沒者野馬也隅目聳耳豐臆細尾者廐馬也然而加之鞿勒皆可以涉瑤池奮其鬐鬣皆可以伏虎豹予于二龍固不岐以方之內外矣曉巢寓僧蘭一日造之秋花滿院並其手植壁間自題種花詩一首力追陶彭澤予笑謂之曰君風致不忝前輩惟飲酒不及官田種秫差少此一節經營耳曉巢設酒相畱予傾觴引滿而主人酣適之味乃過于客不覺輒醉踏月攜手出寺門忽憶津門與東溟飲香林院中酒散時呼小艇過河風露冷然烟光無際恍然者久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圖二十有四邗江陳君農爲之圖各有辭說一答問十有四則龍標張公圖園之所作也古孝子心迹及所以型俗教家之意亦既深切著明矣顧古之言者必身爲之質使人誦之曰其人如此故其言如此是必不可不如此也夫然後慨然而興翕然而信且從否則疾呼之不應也公既以清節聞天下 聖天子辨官論材以爲衡度焉先是辭泰州之命爭吏部堂上卒廻 天聽得終喪一時卿大夫爭識其面顯揚光烈可謂卓鑠矣至於庭闈孺戀晨

昏之節竭力極誠于古人負米嘗藥懷橘扇枕之事至性
冥合世或未之知也太夫人暮年病嗽積歲不差公卧床
下一聞發聲輒從睡中驚起欬格格相應爲助後得一方
膏金櫻子餌之良已身自採掇叢棘中豹子突出公初不
識亦不駭聞邊人言始心悸繼復入深箐陟層崖野雉驚
撲以爲豹也愕幾墮崖下太夫人既卽世行道見金櫻下
馬伏哭且再拜曰是嘗救我母疾苦離離者如昔也採之
將貽誰耶奉太公正垣先生色養備至丙子壽七十有八
公開筵徧召族黨演劇爲壽里中子弟更起登場博太公

歡觴酌沓進終日無醉容於衣冠而舉盃不
也是暫而頌者誰父老口新來子弟欲奉一觴公則捧
觥前跪太公熟視之始大笑曰兒乃太劇欲效萊子舞乎
是夕歡飲至醉公之承顏娛意皆此類黔楚間人名往能
言之予獲交于公久情同弟昆故知公家事最悉聊述一
二俾覽斯圖者知公之綴辭雅詠皆以自道本懷而粉墨
崢嶸不過假其生面夫亦可慨然而興矣雖然予爲此言
予則滋媿先大人見背時笑語未終大期忽至身爲人子
未獲一夜卧床下奉湯藥終天之恨沒世何追而老母在

堂年已八十有五數晨夕怡心顏尚懼日月之馳乃復饑
驅二千里外廢定省于行塵繫慈懷于蓬轉非人非子其
于公之賢不肖何如也

一則覽其圖者感公之志而痛其言以目取本對面似思
言公之賢矣于公人謂同與見其於公家事其悉以
長久傳者至謂公之志願其意皆此然其間大有
損而謂太公之志願之改大矣曰民以食為天
而長皆而則皆謂公之志願其意皆此然其間大有
損而謂太公之志願之改大矣曰民以食為天

陳學士文集卷十六目錄

主日示諸門人

文安陳儀

甫著

募建陡河龍祠疏引

蘇橋觀音寺募建大悲閣疏引

重修張相公廟募緣疏引

代王仲平

陳母張孀人八十徵詩引

代潘元亮

重修姜氏世系引

代母舅仲立

旅集小引

七夕上天孫牋

朝陽補衲贊

吳澹庵明府像贊

查母像贊

記病中所見

記龍東溟生日

記陳王義事

十月十九日午睡起示同學諸子

生日示諸門人

八月念七日被酒偶書

破疑

陳學士文集卷十六

文安陳

儀

書甫著

男

鳳友孫 雲校 玉友

疏引

箋

贊

雜著

募建陡河龍祠疏引

陡河其源館水出遷安之館山屈曲演漾歷灤入豐會九

派為一流經唐山之麓而益大山下泉聲淙淙然舊聞七

十有二今可見者十餘而已山上有龍祠祀像五其位于

右者風貌毅然土人言自明天啓間乘山漲至開平居民

卜祠不許卜祠于唐山吉遂啓宇奉焉靈異特著祈報者

無虛月祠僧乃擴其宇而增設四像是後盼蠻稍衰云去歲五月既望予以禱雨拜祠下私祝于神明以爲雨禁絕重若不獲請則發水盈河以資漑注越三日微雨又十日而水大至營田十圍泱泱鬱鬱自是經旬卽水至雨亦弗愆歲以有秋凡我農人咸食神惠乃進其髦耆而告之曰爾田爾里故濱海之沮洳也萑葦之宅而鼃蛇所游雖有墾蕪十不稔二三自雍正四年春 賢王奉 天子命來咨來度沿陡河之濱戾止茲土謂是于田爲宜旣奉命可乃出內藏爲之開築引流成田歲以遞增以圖計者十

以畝計者五六萬而未已八載以來稔秔積場秔稻滿家公私給而俯仰裕如無一非 帝力也而吾以爲神之嘉惠卽于是乎在夫聖人利民之道必相水土自然之利因而成之若此地而無陡河則焦磽斥鹵之區耳雖欲引灌安所取而給諸今陡河自唐山來遠滙衆流近挾諸泉至十家沽以下而紆繞縈洄左環右抱故爲畱頓不肯卽行以供人之挹注雖圍圩未建而形勢固已宛然矣是以 賢王一見而畱意營田增廓而皆成蓋陡河之神預設以待盛世之經營默相而成斯民之樂利也然則食其德

而被其澤者其可不思所自哉父老多士咸曰唯唯吾儕
蒙休于茲河欲祠而祀之也久矣第未識陡河何神祀將
誰主予應之曰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神井靈湫皆著
記載况茲河之澤民潤物佐天子愛養元元功施
顯著者乎且唐山之像浮水而下擇地而居與雲雨吐淵
泉又已彰彰如是而山僧愚朴無識妄增像設夫神有專
祠自宜特祀而像具五方神之所以不享也年來功德加
于此地者獨厚毋亦神意欲啟宇于茲乎專為之祠卽肖
唐山之靈貌以為之像或亦神之所樂居也衆意欣然請

于茲乎專為之祠卽肖

蘓橋觀音寺募建大悲閣疏引

縣治西北四十里岸大河而居者千餘家曰蘓橋以宋蘓
文公洵得名相傳公嘗爲文安主簿今猶像而祠之而公
集中無一語及文安何也辛未壬申間予嘗往來其地虹
隄偃波古柳覆渚河明閭井門繫舟航引津海之估帆集
灤湖之魚蛤雖風物不及江南固已擅一邑之勝矣徘徊
移日晚憇觀音寺與老僧話蘓公橋莫知其處周行寺中
殿廡門垣弘鉅不類叢祠問所由來則曰故老之傳與蘓
祠同其久遠經始何年不可得而詳也予不到蘓橋垂三

十年昨歲舟下淮陽所經地有類蘓橋者而琳宮梵宇樓閣參差照水流丹清輝掩映瞻矚之下心神洒然因思勝地名區由人構設苟聽其蕪沒則荒江墟市觸目悲愴過廢寺而問南朝曷勝煙雨迷離之歎然而廢興有故各遭其時而然非人所能爲也正月二十九日有苾離欵門來見則蘓橋觀音寺主僧照珠之弟子求作疏引募建大悲之閣寺中間當年老僧則化去久矣徵建閣之緣則曰吾師自住此寺若有警乎寤寐默自發願未以告人而邑侯楊公以迎音寺鑿詣寺觀其傾圮慨然者久之珠咨稟

所願如契夙心人天意符功其可幾予謂之曰感應之道微渺難測人事之會信而可徵昔吾師蕭山張公蒞茲邑百廢具舉城垣樓櫓學宮署舍犁然新矣而鄉曲之間枉梁祠宇莫或督之人各相率無不修飭于時屢豐入吾境者皆日樂國忽忽三十餘年浸廢不治今邑侯精敏明作小大之務綱目畢張方且振頽惰修廢墜興文獻前人之闕次第就理而汝師之願適發于是時夫上作下應不介以孚里社之間亦將疆理溝塗成梁除道而以其餘力修列神之祀崇象教之觀且今土膏動矣來牟徧四野將受

厥明庶幾有年閣之成也其何難之有他日子再過寺門
 振衣登望俯檣帆之如林覽閭閻之撲地鶴飛北渚漁市
 南廛其與江淮之間風景何如也至若大悲現化遍滿十
 方人各施心是名喜捨則照珠自能言之矣是為疏

（此處為模糊的刻文，內容難以辨認，疑似為碑文或題詞的殘存部分）

重修張相公廟募緣疏引 代王仲平先生

距縣治西北僅三里曰相公莊以唐幽州節度使張公仲
 武得名公屢破回鶻功高大中元年加同平章事其稱相
 公固宜莊左有祠祀公祖銀青光祿大夫仁憲祠北道旁
 穹碑歸然李儉為之銘叙世次官階甚備按仁憲贈止工
 部尚書未加中書門下之號而土人亦曰相公廟何也豈
 仲武勲名卓鑠不顯厥世故重公者稱其官以榮其祖歟
 抑幽州一道縣所隸屬而非近關隘蕃部出入殺掠無寧
 歲公以雄武奏其壯猷所摧破者七千餘帳拓疆千里井

閭無烽燧之警得安於賦畝衣食以樂生送死然則受公之賜者雖草木芟舍皆將愛而名之况其皇祖之廟歟廟肖像三中偉丈夫衣襲甚古尚書公也左右兩女子冠帔儼然則尚書夫人也庭有棗一株大可蔽牛相傳尚書手植輪囷如枯木然數年輒生一枝自唐迄今千餘載五代之季地入於遼兵燹相尋都邑陵谷之變遷不可勝數而是廟名址昭然屢廢復興豈非功德之在人者卒不磨滅而祠奉既久神爽式憑焉斯亦誠之不可掩者乎予歸自滇南展墓之次步過廟中垣屋傾圮像剝落不可復識庭

中古棗根株悉亡爲之惘然增悵卽欲借而復之力薄歲歉常苦未能然每懷悒悒如有負焉憶昔先廷尉嘗新斯宇課余兄弟讀書其中春秋佳日杖履時及數十年來累形夢寐今予已七十有三矣闕茲弗爲終恐不及故悉力以爲之先而鄉之父老來言曰相公之神福我生聚不知年矣自廟貌之廢祈報漠然無向朝夕過墓道瞻豐碑輒欲流涕誠不自知其所所以也聞公有意安神之靈衆情奔踴舂鏞之役誠無所愛其勞予惟名蹟所畱有舉無廢又禮有功德于民者沒而祀之公之功名昭炳史冊其德于

斯士也久而不忘一碑一祠邑乘借以為重而千年勝蹟
一朝聽其湮沒斯亦士大夫所共悲愴也用敢疏其事以
告同志為之協力焉

平矣自願勝之憂而無向時公政慕並謝豐暇
以之武而勝之矣來言曰卧人之職詠述主之不
亦憂哉今日十日十有三矣關茲我然終恐不又於
半騎余只與商會其申春林封日蘇蘇報又幾十年來
亦常苦未消然安對出州收育食是也昔夫我博善
甲古其勝於泰上為之則於飲則其前而野之代

陳母張孺人八十徵詩引

代同年潘元亮

世稱婦德率溫惠淑慎以為賢乃若識卓見遠為丈夫之
所不及者蓋往往而鮮也詩列周姜仲任太妣歌詠彬彬
矣然孔子論列十臣待邑姜而後具則其才識計畧寧出
呂周召畢下哉而詩不之及何也史傳記婦人之奇者代
不乏求之近今耳目所及有限必多湮沒而不章者苟有
其所當表而出之以備史氏採掇登諸簡策不宜聽其
泯泯也予嘗與同年陳子翽論次所聞因得其伯母張孺
人數事欲為文紀之而今年十月十有三日孺人壽登八

十同里諸君子將博徵篇什爲兜觥之介屬予爲之引予不能爲駢辭且欲以著實行也遂據所聞質言之孺人前鄉貢進士璧輝張公之女冠軍使獻廷陳公之婦也二公同居京師相慕悅爲婚姻當明之末造國步將蹶而舉朝泄泄每相對扼腕流涕及懷宗殉社稷天下無一旅勤王獻廷公奮不顧家陰結豪傑壯士五百人間行出關乞師本朝誓雪讎恥而王師方入討賊途遇之命爲前驅賊平論功授冠軍使協掌鑾儀事陞正二品而璧輝公自是杜門不復與人鬪事矣孺人通敏沈毅舉錯出人意

表獻廷公每奇之曰吾子子立且恐不祿了我家事者必新婦也獻廷公有女歸黃氏舉一子而寡黃姥繼室也翁沒而姥之于婦女夫羣偪以處將不利於藐孤是時獻廷公夫婦皆下世孺人亦已寡乃請陳氏長老詣黃氏曰姥既有子女之奉矣未亡人不宜共此宇也請暫歸以遠嫌器什財賄唯姥用顧黃氏有遺胤田廬貨肆之登籍者願無預遂收其券而以姑歸同居十年姥沒孤亦成人乃返其家富完至今璧輝公之子名正宗國初爲侍醫事先帝被寵齊王公咸敬禮之其術若神孺人命子受方

正宗無嗣盡以篋中書授焉孺人嘗曰生世不可無益於人六有疾苦投一劑立起之於吾心獨無校乎故諸子多知警而其季聖虞特工有求者立赴日策馬歷數十家無倦色或酌之則大怒絕去不顧獨性好酒諸被活者爭以遺之積壘壘高於屋奉孺人居天津使氣陵其豪皆伏懼而家益資以色養母子之間忻忻如也獻廷公歿時所遺邸舍貨肆之入歲猶千緡孺人以孤嫠持門戶振貸親黨無虛日嘗夜有偷兒入既就執家人將以詣官孺人曰卽到官罪不至死其仇我深矣且庸詎知官吏之不與賊爲

市而籍我乎貽以一緡縱之逸後京師訛言封井民爭取水相蹂踐孺人家方無以溢米忽有一人指揮擔夫以數十甬至注甕盎皆滿其人自言我拉自立也前二十年爲偷被獲感夫人活我今作步軍校矣聊以此報一緡之賜康熙十八年七月地大震比舍傾圮有盡室覆壓者人心惶悸不逞之徒乘以劫掠孺人傾篋付典庫質錢積門中募人掘被壓者所活數十百人自是後人不閉而羣偷相戒無犯或爲之守閘焉孺人謂諸子曰孺子刺舡以脫禍而獨不聞之乎典庫之爲我守也固矣而得錢可以活人

夫傾覆之灾行將及我我生之不遑恤寧能恤此長物耶
 後貨肆同火或謂主者沒其人而以此為之辭也當直之
 官孺人不應自是家中落而處之澹然猶黽勉嫁親戚
 孤女殯其沒而無歸者十餘人不以有無為解諸子皆能
 體孺人之志敦睦任恤終身不析著伯仲早卒兩弟撫其
 子女若所出孫素髻年補博士弟子能詩摹漁洋山人風
 韻殊似聖虞子也予謂孺人才識卓犖如此惜其不為文
 夫無能表見當世然丈夫之不及者多矣詠歌而表章之
 風雅滋不媿以視夫無質而為之文者其難易何如也

重修姜氏世系引

代母舅仲立

姜氏之有世系也曾叔祖穆虞公寔創修之當是時姜氏
 之居此土七世矣遠祖從遷及始祖所以內徙之故具原
 序中蓋距今七十餘年三易世而及小子相其間之中道
 歿者絕者貧而流散者不知其幾幸而存有嗣續守邱墓
 者寥寥然而又衰老窮愁恐旦暮不可為諱遂使七十餘
 年之間三世之昭穆湮而無紀則後之人欲聞名字而不
 可得况其支分派合之詳哉每與從叔天六公興言及此
 未嘗不相對流涕也仰惟我高祖中丞公起家縣令為備

御史歷中外遂持節撫鄖陽德澤在人功名書太史氏而
曾叔祖掖縣公成進士才名震一時我祖太守公以嘉慶
壬子雋于鄉叔祖司李公復于崇禎丙子雋焉數十年之
間科第蟬聯才地爲一邑之最雖諸親肺附亦皆登巍科
躋清要然當時名公卿稱濟美者推姜氏此穆虞公世系
之修所爲拳拳懇懇誠後人勿藉姓以貴也泊乎今日姜
之爲姜尙忍言哉大父行之不嗣者數人矣父輩之不嗣
者亦數人矣先府君強學勵行壯年賁志以沒諸伯叔之
年及乎甲子者益寡矣六十餘年之久困于舉場者二十

餘人無一獲雋者至于今爲諸生者不三四人讀書之十
第不十人焉而田無中產居無完宇飢寒轉徙不知去在
者多矣至于殘廢衰窮不能自存如小子相又其最也每
中夜念之徬徨起坐不恨其身之窮老以死而深恨祖宗
之緒將遂墜而不可復振則九原之痛不知何如也豈不
悲哉然嘗聞我祖宗保世以忠厚未聞有所崇侈其後不
宜終廢倘有能奮然樹立振今日之衰紹當時之盛者則
姜氏不終于如此未可知也而七十年來昭穆之次名字
之詳缺然弗載後世何述焉謹與天六公諮而錄之圖次

準舊凡若干世嗚呼穆虞公修于全盛之時所以望後人者如彼其切也而况今日哉

宜徐氣漸有消奮然雄立於今日之雲際當劫之惡法
悲若然昔聞亦願宗對世以忠貞未聞有後宗多其好水
之辭傑激烈而不以野邪限式氣之辭不與何吹也
中亦念之野野味坐不野其也之辭才以夜而彩野
香多矣至于夕氣其氣不消自野吹小千味又其氣也
眾不十人而田無中至氣無宗中噴眾轉於不吹夫亦
轉人無一野野香至于今為臨主客不三四人野書之
天涯歲暮樽酒為歡客既聚萍主亦遊旅踈燈自照各無
愧影之人稱心而言共有忘天之樂十七日則崑山方位
成主之十八日則宛平楊可久主之為之客者舜水李霖
臣大興秦師劉文安陳子颺也天津朱潔臣方歸自滄州
次夕與焉感嘉會之不常而游好之易散也各題數語書
而存之時丙戌嘉平月也

旅集小引

卷之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七夕上天孫牋

雲連別浦映鳳幄以斜飛月掛初弦照翠輶而徐度值天上
雙星之會牽人間離別之思粵稽鴻烈肇言長生感詔
乃知停梭帝子近隔河干又聞責息天公取償織室夫何
練光一線永分靈會姻緣安得榆莢萬緡便贖仙家眷屬
待新秋而乍合不斷情絲感良夜之易央仍懸泪眼雙飛
靈鵲橋通比翼之津九曲銀河浪拍廻腸之岸雲錦七襄
而不偶豈化工不重文章錢刀一負而無家是真宰亦輕
貧之况于茫茫塵世擾擾羣生積學者窮經文者賤黃金

有翼白雪無聲不亦宜乎乃有閨婦停針才人乞巧豈知
天街欲曉車脚難回詎有心情而暇及此某貧同南阮客
寄西堂身是蠹餘空曬日邊之腹家從別後誰懸樓外之
禪阻帶水之盈盈蹙眉山之叠叠夜窓絡緯催殘心織之
程朝井梧桐飄斷題秋之葉家山入夢節候驚心敬製新
詞用抒秋恨感人天之一致歎離合之齊端伏願永斷杼
機散天章而還太樸快呼精衛填雲漢而契玄同破此間
關消人離恨謹奏

朝陽補衲贊

四大非有衲將安施積藏磨衲不見印師如來傳衣不垢
不壞不鉤不絡不袷不禱我問尊宿手度金鍼拾殘補缺
綫蹊是尋汲汲彌縫同魯中興纂組千年衣被萬有何如
東君雲衣霓裳朝青莫白舒絲發光尊者答言我作佛事
縱衣禦冬持鉢貪餒大衆問法拈布吹毛謂予不信請問

鳥巢

吳澹菴明府像贊

士大夫一涉仕途便如俳優登場幻出種種面雖親戚故
舊已不可復識欲使工圖之未知如何著筆澹菴兩字劇
邑挫而復振所更變態多矣而本來之面依然在也是則
可圖也嘗聞澹菴減其產千金急兄之難故人非罪去官
有折米之償焉以告則輟百金畀之其行義有足多者爲
治務大體以息民爲本雖節目或踈而惻然不忍之色中
心達于面目賢于世之所謂能吏多矣予彌節于茲與共
事者三載始終皆此一面也乃爲之贊曰

桐陰茂豫幽蘭芬馥散髮披襟對此澄穆拈花忘嗅手書
罷讀聲香塵外超然意足心忘機械面無委曲盎然天真
貯茲便腹以息足為本雖嗜目如翹而陶然不惑之全
百世米之賞謂以吉俎輝百金異之其行義亦豈多
日圖也嘗聞歐蘇其蓋千金意足之機若人非我
之非而斯其更變想多矣而本來之可如然否
言曰不可斯端始動工圖之未快故可
士大夫一志出致野政物
吳許恭即林贊

查母像贊

抗風霜茹荼蓼崎嶇一節撫遺孤而幸觀厥成走塞外數
百里排雲負日迴天聽霽龍顏而乞子之生固宜松筠其
貌水月其神而冰霜其情如此乎抑余窺之一似重有憂
者何也竊嘗聞之大智若愚大勇若詘大白若辱道固委
蛇無府謀而尸名不見夫剛者折廉者挫成者毀急行者
蹶耶鬼神惡盡造物忌盈顧念厥嗣如莫干之出室誠莫
與之爭其懲而懲其後則莫若以柔行名之不可居也福
之不可再也賢母更事多而操心危故形于顏色之間者

圖畫之上恍然見其精誠而... 與之爭其... 雖無... 亦何... 雖亦... 百里... 此風... 查母...

記病中所見

昔故人清淮子為予作一畫平林曲引小逕中通蒼涼蕭
寂髣髴路闌已夕草露霑衣時也一人驢驅凌兢前却又
于林盡處作叢薄掩映雖不辨屋宇而暖然有烟火氣予
笑謂清淮幸賴有此不然向人豈不走入庾家墓林中去
耶此畫失來近十載一日病中忽于壁間見之諦視良久
不覺身入其中便騎驢進林林皆棠梨樹寔纍纍亞枝思
小兒女輩皆嗜此何不折取貽之即有一人應手奉一大
枝負之前行問之故是向人徵其名則故蒼頭劉欽也踏

踏墟墓間落葉塞路蟲語幽咽乍歇乍續于是悚悄交心
便窮其林得一村落家人具在方張燈候予晚食女琴友
垂髻縑衫宛然十餘歲時也前爭取棠梨幼子玉友趨奪
之予誦陶句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汝輩何不遠相候
亦知我適從鬼家門邊過耶時琴友正侍予病聞而驚問
之歷述所見家人皆以爲謔也夫病境迷離爲幻爲夢俱
無足怪然夢者想之虛幻者真之影惟其所現何不現爲
苑之松掖之梧臺之柏勢門之槐柳而乃現爲墓道之野
棠霜林之小果趣兼人鬼家寄田園熱惱相空幽涼境道
豈夙生之結習固然亦閱世之素心乃爾耶不然清淮子
偶然作畫且不知流落誰家而尙能攝神魂于楮墨之餘
亦古所傳畫祟者矣時康熙五十八年也

記龍東溟生日

東溟生日香林抱甕道士王野鶴爲之設醮拜章以祈壽
考而爲具招之凡東溟之客至者卽畱與俱東溟絕往還
二十年固無客客不過親故數人而已予聞而造焉東溟
方踞坐斗墟平臺上野鶴憑欄笑語見予甚歡不揖徑坐
臺臨曲池水容深碧敗荷漂沉折蒲枯葦點綴如畫池南
環以小山亂石堆阜居然有巒岫之勢叢菊正開掩映兩
廊間俛仰煥發若與客日相迎送余顧之怡然謂此地爲
壽乃大不惡然竊有感矣東溟踈蕩豪逸湖海奇士生于

天津五達之都人無知而愛之者獨野鶴以老黃冠乃爲
祈長年而顛天帝子嘗謂天津濱大海百川會注風潮吞
吐沐日浴月鍾靈毓怪必生異人而所見無幾獨帆齋東
溟耳夫才之生于其地也如山之有寶玉淵之有蛟龍也
望之鬱然而秀窺之窈然而深雲氣光怪人不敢狎視然
而木石欲擅其壑鱗鱗自以爲祥不亦悲乎今帆齋已沒
獨東溟在亦已老矣人猶不知寶而愛之宜野鶴之拳拳
也野鶴素不許客飲是日爲東溟破禁畱連至暮迴廊燈
火爛然星陳斗殿香烟靄如雲蔚歌童度曲平臺上清婉
悠揚疑非凡響與東溟攜手同遊恍在十洲三島矣舟人
催渡猶裴裒不忍去蓋九月二十五日也

十月十九日午睡起示同學諸子

年來不能飲卯酒三數杯頽然就枕矣九月時在家連三日皆然今晨起胃中寒擬飲白酒一小瓊方引到唇而客至便相勸酬不覺過五七瓊客去思卧手坡僊集倚枕看十餘則而暮然入黑甜鄉矣在家醉卧嘗過晨餐幼子雙福每將鬚提耳促之方醒今無人驚覺亦自醒起視牕間日影纔過三櫺耳豈此境清寒故易覺耶正苦日短今一日却作兩日過也頃在津門客至說閒話或到人家一飮忙忙已消一日人常言靜中日月甚長信哉學次村塾便

勝城市况遺世高人行則雲游住卽水止心閒山靜便是
長生矣子累重家貧行將作吏簿書塵土之間迴視此境
又如籠裡白鷓夢眠秋水也人生往往捨現前而慕方來
吾烏知方來之苦樂何如也爾輩身閒食足結伴讀書只
此夜眠朝起手書口誦勤苦中味况亦已旨矣可得長如
此耶

生日示諸門人

人情易厭馬齒又增老友相招濁醪與共庶幾絕酬對之
迹遠炎寂之場森白髮之照人嫵涼颺之泛座悠哉樂矣
而諸君苦不相放強欲賓之賓遙進廡下之傭憐而具食
命坐中之筮音亦感人但我生之辰約分有限鷓枝懸腹
少溢爲災今與諸君約費不直一金味無過五簋門前深
轍迴長者之車簾外蒼苔印故人之屐造適而笑稱心而
言居然措大家風宛是野人席上若復過糜物力勉致甘
鮮頓駭充壑之腸便折食貧之福享爰居以太宰是以已

養養鳥也眩而不敢食翻然而遠舉於諸君何有哉

言以然語大寒風吹我使人欲止若其故也
神應尋香之車氣伏蒼苔用如人之心刻
火益氣與今與諸君談實不直一金刻
命坐中之聲音亦與人可然主之氣
而諸君苦不昧然觀於真之寶
極意炎涼之變森白髮之思人感
人前思風思商又既未又昧亦微
主日示前門人

八月念七日被酒偶書

今世有奇寶二曰千里鏡能于十里外諦見人物髮眉毫
髮攝之睫端曰纖微鏡一虱之細而鱗鬣口目歷歷昭晰
苟無此二物則遠者必不可見而細者必不可分也吾輩
讀書當有此二鏡千古之上招魂攝影立我面前然後以
纖微鏡照之分肌析理章有幾句句有幾字是虛是實是
主是客是連是斷牛無全體指有螺文必能片片粉碎方
得忽忽神來是之謂天眼聖歎云最忌將古人文字成片
讀過如此方不成片讀過也

病以困又有人偶鞭其主爨之婢者竊疑婢之將斃已也則身執爨朝夕蹙蹙面煤鬚焦而食不果腹也又有人訴其妻而懼其圖已欲出之而又懼其訟已也則割席分圍終不敢近其妻夫蛙細虫也婢家畜也妻至愛也心有所疑則瓜蒞可以爲鬼祟臧獲可以挾鷄董韓幙可以伏干戈推而之焉則飲食男女俱不敢不廢而屏其身於孤寂開曠之濱然又惴惴焉恐蛇鬼物怪之竊肆其搏噬也有是理哉有是理哉故辨之者不必剖其妄而析其詞但循其說之所之以極其流之所底至于身執爨煤面焦鬚割

席分開食不腴日妻不匹身投足而閉門則鬼瞰彼母亦啞然笑而霍然思返也夫君子治已而防人省身而不畏世益患中于未慮而禍生于無根吾幾見善疑者之自全而無失也哉故除青者治其目已病者養其臟

